

● 一个经历了大苦大难有着大德大信大忠大孝大智大勇大慈大爱的普通女人

玫瑰夫人

—— 魏珍传



策划：魏国良
作者：何心乐

浙江摄影出版社

责任编辑 石英飞 王文元

责任校对 程翠华

封面设计 薛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玫瑰夫人:魏珍传/何心乐著. —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07.1

ISBN 978-7-80686-558-3

I. 玫… II. 何… III. 魏珍—传记 IV. 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14169 号

玫瑰夫人——魏珍传

策划:魏国良

作者:何心乐

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310006

网址:www.photo.zjcb.com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制版 杭州万方图文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1.75

彩插 0.75

印数 001-500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686-558-3

定价 38.00 元(精装)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魏珍女士铜像

采访掠影



- ① 采访台北市诸暨同乡会会长周朝章先生及其儿子周家伟先生。
- ② 采访魏珍女士表兄何秀仁先生。
- ③ 采访魏珍女士表兄何元仁先生及其夫人张丽云女士。
- ④ 采访魏珍女士表兄何惠仁先生夫妇。
- ⑤ 采访魏国良先生的母亲张水珍女士。
- ⑥ 采访与魏珍女士一起生活了8年的魏国红女士。
- ⑦ 采访原诸暨市台办主任毛汉成先生。
- ⑧ 采访浙江荣怀教育集团副总经理许伟良先生。
- ⑨ 采访荣怀学校校长楼高行先生。
- ⑩ 采访荣怀学校原党委书记朱长茂先生及校长办公室副主任阮培焕先生。
- ⑪ 采访荣怀学校特级教师王槐松老师与李社民老师。

一个经历了大苦大难有着大德大信大忠大孝大智大勇大慈大爱的普通女人

玫瑰夫人

魏珍传

策划：魏国良 作者：何心乐

浙江摄影出版社

魏珍，一九一三年出生于浙江诸暨，二〇〇一年卒于杭州，享年八十八岁。

她不是高官显贵，也没有太多动人的伟业，但在近一个世纪的人生中，她饱经风霜，历尽磨难。她出生前一个月，父亲就英年早逝，虽然一辈子没有见过父亲，但父亲给她留下的遗训却伴随了她的一生：「修德不期获报，自然梦稳心安，为人直须厚德载物，人生在世宜多扶困救人，广播善德……」

魏珍五十五岁开始创业，投身商海，一九六七年在台湾松山国际机场申请开设「玫瑰夫人免税商店」，积累了一些财富。晚年落叶归根，报效桑梓。从一九九四年到二〇〇一年，她给予社会的捐赠就达到了一千六百万元。来自社会，用于社会，是她的行为准则，她倾尽一生积蓄，投资三亿元，在诸暨市建立了以她父亲名字命名的集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和国际教育为一体的荣怀学校。如今的荣怀学校已经发展成为有五个学部、一百三十三个教学班、六千余名师生员工的现代化学校，并向亚洲、欧洲、美洲招收中小学留学生。跨入新世纪以来，荣怀学校屡获各种荣誉称号，已经被浙江省教育厅推荐为全国先进民办学校，跻身于中国一流的民办学校之列。



玫瑰夫人——魏珍女士 (1913-2001)



魏珍女士在学生中间



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侯靖方先生(右二)、浙江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杨建新先生(左二)看望魏珍女士(左一)



魏珍女士一再嘱咐学生:你们要加油,要努力,争取优良成绩

求真尚德

訪陸榮廷先生十周年
丙戌年秋月 陳敏爾



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敏尔为荣怀学校十周年题词：求真、尚德

厚德报桑梓 教育兴中华(代序)

杨建新

浙江荣怀集团董事长魏国良送来《玫瑰夫人——魏珍传》书稿,嘱我写序。

我手捧沉甸甸的书稿,翻都未翻,一口答应下来。

我实在太忙,公务缠身,而这30余万字的传记出版在即,时间很紧,我知道我无法仔细地阅读这部书稿,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允诺,因为我早就觉得应该为魏珍女士写些什么,因为她值得写,应该写。

一个耄耋老人,半世战乱,一生颠沛,早年离乡背井,跨海去台,旅居宝岛47年。海天相隔,故人难寻,然赤子之心始终未泯。晚年毅然返乡,终于把满腔报国之情化为义举,倾其所有,将一生心血、亿万家产全部付诸兴教育人——这就是魏珍女士。在她身上体现出来的炎黄子孙所共有的那种对国家对民族的挚爱和对家乡对故土的深情,以及位卑不敢忘忧国的赤子情怀和奉献精神,堪称高风亮节,感人肺腑。我因曾在省政府台办任职,有机会与魏珍女士相识,而后由相交到相知,深为这位老人的精神所感动,更为她的睿智和远见所折服。因

此,为她的传记写点文字,于我来讲是一种义务。

我听说魏珍女士是在上个世纪的1997年,人们告诉我有一位诸暨籍的台湾老人在家乡办了一所很出色的中学,叫做荣怀中学,我便趁着公出之时视察了这所学校。那次虽未见到魏珍女士,但这所耗资巨大、功能齐全的学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后,魏珍女士乐善好施的名声不断传入我的耳中,她的种种善举被广为传播,于是我决定拜访这位老人,仅仅是为了表达敬意和慰问。

第一次见面是在杭城鼓楼附近的一幢民居,后来知道这是魏珍女士早就购下的房产,为的是返回大陆有一个落脚之处。出现在我面前的魏珍女士肤色白皙,面目清秀,神情雍容沉稳,仅是两鬓稍有白霜,丝毫不像个85岁的老人。我们一见如故。我感谢她对家乡的一往深情和慷慨捐赠,她则毫无保留地向我倾诉她对家乡的思念,看到家乡的进步和发展由衷的喜悦,以及对台湾局势的忧虑和失望。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她送我出门时说的话:“不要谢我,我的根在大陆。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一辈子看我们国家的荣辱兴衰太多了,心里就想着国家能好起来,中国人能站起来。今天看到大陆的进步和发展,心

里真的很高兴。现在我有条件了,能够为国家为家乡出一点力是应该的。”

第二次见面则是应魏珍女士之约。她托人带信来,急着要见我,说是有重要公事相商。我到她家一坐下,她就神情严肃地告诉我,她想给省台办捐一笔钱,建立一个基金,拜托我帮助谋划一下,做一个方案。我感谢她的美意,但同时又劝她,你捐得已经够多了,给自己留一点钱吧。她表示,她在诸暨老家的诸暨中学已经设立了一个10万美金的奖学金,对村里也早有捐赠。在杭州,也先后给予江干区弱智儿童学校、下城区敬老院、杭州市残障康复中心、杭州市工会女职工委员会等单位不等的捐赠,还在杭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设立了10万美金的奖学金,甚至在她丈夫陈宗熙先生的家乡奉化,她也捐了10万美金,只有省里她还没有捐过,要我一定满足她的心愿。恭敬不如从命,我回来后便请有关同志着手捐赠方案的制订。在资金的使用上,当时曾考虑两个方向:一是扶困济难,帮助弱势残疾人士建立慈善基金;二是助教育人,扶持贫困学生,建立教育基金。为此我曾征询魏珍女士的意见,她说:“我想过了,一个国家要兴旺,关键是人才,而培养人才还是要靠教育,我看还是做教育基

金吧,不能少于10万美金。”我因考虑到魏珍女士向社会的捐赠早已超过千万元,不忍让她频频解囊,更何况当时的荣怀中学正在扩校,也急需用钱,故而在动作上故意慢了一拍,不曾想过不多久魏珍女士就身染沉疴,我们也就不再提起此事。然而在这件事上我感受到了魏珍女士的内心思想和境界。

后来我们的交往就多了起来,魏珍女士非常信赖台办,有事总愿意与我们讲,偶尔也给我讲讲她的身世。每当谈及她在台湾的坎坷和创业的艰辛,常常唏嘘不已;而当谈到她庞大的捐资兴教计划时,又总是兴致勃勃,充满憧憬和期盼。我有时劝她,也得考虑一下老两口晚年的生活,留一点钱。她总是说:“不要为我着想,钱是我赚的,我可以做主。我年过半百,为生计所虑才投入商海,好不容易创下这份家业。现在我有钱了,够吃够穿够用了,总要做一点有价值的事情。”

我和魏珍女士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她轻易不愿麻烦别人,有困难总是来找我帮忙,大到购房装修,小到看病办车照。为台胞办事本来就是台办的职责,因此我们也乐此不疲。逢年过节,我也常去看望老人家,每次去,老两口总是穿戴得整整齐齐在门口迎候,陈宗熙先生已

是人瑞,往往见一面即去歇息,而魏珍女士则与我们交谈。谈话的内容信马由缰、海阔天空,但最后则总是落在两岸关系和国家民族的未来上面。每每至此,我总是惊异于老人的那种洞察力和决断的气魄,感动于她柔弱身躯之中的坚毅和勇气。她告诉我,自从李登辉一上台,她就有不安之感,至20世纪90年代初,她已经看出此人的“台独”倾向,她为台湾的前途忧虑,同时毅然决然而不动声色地将台湾的家产一一处置变现,悄悄地转回大陆,打算以其晚年的全部精力和财力,为家乡作一点奉献。她早就立下遗嘱,将其巨额资产(多达上亿之巨)用于以她父亲名字命名的荣怀学校的创业和发展。当1998年省台办筹备成立了浙江省海峡两岸经济文化发展促进会时,她的身体已大不如前,但仍应邀担任特邀顾问,并当即捐赠10万元人民币,资助协会开展工作。她对我说:“台湾这样下去,已经没有希望了,中国的未来在大陆、在统一。我可能看不到了,但这一天一定会到来。我们的力量有限,但做一点是一点。只要大家都来做,还怕中国不强大?”这样的远见卓识,这样的慷慨奉献,是常人很难企及的。

魏珍女士是一个坚强而富有情趣的人,她热爱生

活，老而弥坚，你只要去看她，就会发现她的家中永远是一尘不染，她的衣着永远是那样的齐整得体，她的脸上永远是略施脂粉，光彩照人。听说她会丹青，擅工笔，唱得一口好京戏，打得一手好球（高尔夫球），只是这些我没亲见。但我从与魏珍女士的交往中感到她确实是一个懂生活、会生活的人。2000年初，魏珍女士被确诊为肺癌，病情急剧恶化，然而在忍受巨大病痛的情况下她依然对未来充满信心。我把浙江省肿瘤医院和浙江医院的医生请到她家中给她治疗，并劝慰她要勇于同病魔进行斗争。她对我和医生言听计从，积极配合治疗。有时候当她感到难以坚持的时候，她会悄悄问我：“杨主任，我的病还有希望吗？”每当听到我鼓励的话，她眼中总会燃起希望的火花。这样坚持到下半年，她已卧床不起。当时我在中央党校学习，她请人打电话，要我帮助她找家好医院，我请台办同志联系了浙江医院。国庆节我回杭州，去看她时，她还紧紧拉着我的手说：“杨主任，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我，我还想活下去，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面对这样一位坚强的老人，我禁不住泪湿眼眶。

2001年2月12日上午，我在杭州殡仪馆与魏珍女士告别。凝望着安卧在鲜花丛中的老人，依然是轻妆淡